

孝

經

義

疏

補

孝經義疏補

揚州院禱

孝經注疏卷四

唐明皇御注 瞩德明音義 元行冲疏

宋邢昺校

孝治章

施

正義曰夫子述此明王以孝治天下也  
前章明先王因天地順人情以爲教此

章言明王由孝而治故  
以名章次三才之後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施

言先代聖明之

王以至德要道化人是爲孝理不敢遺小國之臣而

況於公侯伯子男乎

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尙接

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故得萬國之懼心

以事其先王

萬國舉其多也言行孝道以禮天下

皆得懼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

賛

正皆仿此  
本今作昔

聘四正反問天子無恙

羊尚反

五年一朝

直遙反

郊迎魚敬

反又魚初俱

禾百車以客

苦百反本或作

夜設庭

荆反

芻初俱

以客禮待之

力名反本亦作燎同一音力弔反徐力燒反鄭云

寢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

曰庭燎皆是

當爲于僞反

王者侯者候

戶豆音司

照衆爲明

當爲下皆同

當爲于僞反

王者侯者候

反

當爲于僞反

更伯者長丁文反男者任而鳩也德不倍步罪別列彼  
反下同

侵

自聘字至  
侵本今無

故得萬國之歛

字亦

故得萬國之  
懼作懼

懼心

鄭注本

惟作歛

石臺本萬作万

注同校勘記案唐人千萬字

多作萬國舉其多也岳本多改作大太平御覽卷

一百四十七引孝經鄭注曰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

子使世子郊迎芻米百車以客禮待之晝坐正殿夜

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也周禮大行人疏引鄭

注世子郊迎儀禮疏引鄭注云天子使世子郊

迎禮記王制正義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

不異其土故轉朴半別侵劣正義曰舊解云公

倍者不異其事

侯者候也言斥候而服事伯者

正也言正行其事

者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

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

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臧氏案舊解言公侯與鄭

注異釋文曰當爲子僞反下皆同舊解亦無惟伯者

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臧氏案舊解言公侯與鄭

注異釋文曰當爲子僞反下皆同舊解亦無惟伯者

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臧氏案舊解言公侯與鄭

注異釋文曰當爲子僞反下皆同舊解亦無惟伯者

長也爲一國之長也。男者任也。與鄭注合然。則正義所稱舊解不專謂鄭注矣。本或作以客禮待之。此八字非陸語。故舊本空一字以別之。校者據釋文。有此本也。序錄謂孝經童蒙始學特紀全句。則此一本是義疏家稱引舊注。往往不加區別。子曰至先王。正別禮記正義引孝經卽此注也。正義曰此章之首稱子曰者爲事訖更別起端首故也。言昔者聖明之王能以孝道治於天下。大教接物。故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以五等之君乎。言必禮敬之明。王能如此。故得萬國之懼心。謂各修其德。盡其懼心而來助祭。以事其先王。經先王有六焉。一曰先王有至德。二曰非先王之法服。三曰非先王之法言。四曰非先王之德行。五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皆指先代行孝之王。此章云以事其先王。則指行孝王之祖考。正義曰言先至孝理。正義曰此釋孝治之義也。國語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尚書洪範云睿作聖。左傳照臨四方。曰

明昔者非當時代之名明王則聖王之稱也是況指  
前代聖王之有德者經言明王還指首章之先王也  
以代言之謂之先王以聖明言之則爲明王事義相  
同故注以至德要道釋之卷四小國至敬也。正義曰  
此依王注義也五等諸侯則公侯伯子男舊解云公  
者正也言正行其事侯者候也言斥候而服事伯者  
長也爲一國之長也子者字也言字愛於小人也男  
者任也言任王之職事也爵則上皆勝下若行事亦  
互相通舜典曰輯五瑞孔安國曰舜斂公侯伯子男  
之瑞圭璧斯剛亮舜之代已有五等諸侯也論語云  
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案尚書武成篇云列爵惟  
五分土惟三鄭注王制云殷所因要爵三等之制也  
是公侯伯而無子男武王增之總建五等時九州  
界狹故土惟三等則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界增諸侯  
之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

男百里然據鄭元夏殷不建子男武王復增之也案  
五等公爲上等侯伯爲次等子男爲下等則小國之  
臣謂子男卿大夫況此諸侯則至卑也曲禮云列國  
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諸侯言列國者兼小大  
是小國之卿大夫有見天子之禮也言雖至卑盡來  
朝聘則天子以禮接之案周禮掌客云上公饔餼九  
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飧  
三牢三等其五等之介行人宰史皆有餼唯上  
介有餼獻其卿大夫士有特來聘問者則待之如其  
爲介時也是待諸侯及其臣之禮是皆廣敬之道也  
注萬國至祭也。正義曰云萬國舉其多也者此依  
魏注也詩書之言萬國者多矣亦猶言萬方是舉多  
而言之不必數滿於萬也皇侃云春秋稱禹會諸侯  
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禹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  
而置九州九州之中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  
計有萬國也注引王制殷之諸侯有千七百七十三

國也孝經稱周之諸侯有九千八百國所以證萬國爲夏法也信如此說則周頌云綏萬邦六月云萬邦爲憲周之代復有萬國乎今不取也云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禮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者言明王能以孝道理於天下則得諸侯之禮心以事其先王也各以其職來祭者謂天下諸侯各以其所職貢來助天子之祭也知者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注云盛其饋與貢謂祫祭先王又云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饋諸侯所獻又云內金示和也注云此所貢也內之庭賓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荆揚二州貢金三品又云東帛加璧尊德也注云貢享所執致俞者君子於玉比德焉又云遞爲前列先知也注云遞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荊州納錫大遞又云金次之見情也注云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又云丹漆絲織竹箭與衆共財也注云萬民皆有此物荊州貢丹充州貢漆絲豫州

貢纊楊州貢篠蕩又云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  
有則致遠物也注云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藩  
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  
貴寶爲贊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大傳云  
遂天下諸侯執豆邊駿奔走又周廟則指行孝王之  
頌曰駿奔走在廟此皆助祭者也考本作考祖  
今據正誤改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本無下昔字今據  
正誤依國語增還指首章之先王也指誤有言雖至  
卑誤早今據閩本監木毛本改上公饗餼九牢上  
誤王今據周禮掌客改子男饗餼五牢五上脫綰字  
今依周禮補唯上介有尙獻上誤止今據閩本監本  
毛本改獻本作獻核勘記案周禮作獻今據周禮改  
荆揚二州貢金三品閩本監本毛本楊作揚段氏王改  
之所本而郭忠恕佩觿曰楊柳也亦州名是郭所據  
揚云今人多作揚从才攷廣雅云楊揚也毛詩王風王改  
之水釋文云或作楊然則毛傳楊激楊也正廣雅

書作楊後人因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之云改爲揚州不知古今字多假借所重惟音則州名當依古从木也楊州貢篠篠篠篠誤蓀蕩今據聞本毛本改校勘記云監本篠作蓀不成字案說文作筱隸變篠陸德明釋文云篠或作筭福案公羊莊公二十五年傳陳侯使女叔來聘何休曰稱字敬老也禮七十難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此何氏說孝經古義也又大戴禮記朝事篇曰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諸侯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四諸侯能行孝也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五理國謂

理得所統之權心則皆恭事助其祭享也

五年

一巡音守

手又反本上力報反下力代反自五

旬

又作狩

勞來

上力報反下力代反自五年字至力代反本今無

不敢侮

亡甫反

於

牒古頑無妻曰鰥也按勘記案

寡

無夫曰寡也按勘記案

經作治注作理避所諱尚書堯典五載一巡守羣后

四朝鄭康成注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

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

師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

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

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

冬季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福案禮記

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

守孔穎達疏曰案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之朝

代爲四部四年乃徧總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衍亦得。鄭意減氏案上注五年一朝釋文音朝直遡反云下注同禮記正義所引與陸本合。禮記王側正義引孝經潘安仁關中詩注引鄭注曰五十無夫曰寡。廣韻二十八山鄭氏云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廣韻二十八山鄭氏云六十無妻曰鰥五十無夫曰寡。文選舊解士知義理又曰士丈夫之美稱故注言知禮義口似第釋文稱字言始見下則非也。豈臣男子賤稱文句極相此說諸侯之孝治也。言諸侯以孝道治其國者尙不敢此君必此不輕侮也。以此故得其國內百姓懼悅以事其先君也。國至士乎。○正義曰云理國謂諸侯也者此

依天子亦言國也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諸侯無無妻者謂之鰥寡此天民之窮而微微詩云彼都人左傳曰多殺國士此皆說指有知識夫寡婦是國之微賤者也言國之夫君尚不知禮義之士乎釋經之士民之夫人不必居官授職之士舊解士知義理又曰士丈人稱故注言知禮義之上平謂民中知禮義者一諸侯至享也○正義曰云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國百姓皆是君之所統言之孔安國曰一國百姓皆是君之所統理是也云則皆然事助其祭享者祭享也謂四時及禘祫也於此祭享之時所統之人則皆恭其職事獻其所有助於君故云助其祭享也

詩烝民不侮矜寡孔子之語卽本此也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

妻子乎

注

理家謂卿大夫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

貴者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

注

卿大夫位以材進

受祿養親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懽心助其奉

養

音義

男子賤稱尺證反

小大盡

津忍節

自男子至節字本今

無養

羊尙

家

男子賤稱臧氏按釋文知注云臣男子

反

賤稱妾女子賤稱小大盡節養臧氏案

唐注云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盡節

正義

治家至其親○

之懽心助其奉養鄭注當類此大夫之孝治也言以孝道理治其家者不敢失於其家臣妾賤者而況於妻子之貴者乎言必不敢失也故

得其家之權心以承事其親也。○理家至貴者義曰云理家謂卿大夫者此依鄭注也。案下章云夫卿則知治家謂卿大夫云臣妾家之賤者案尚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禮記王制曰上章云費誓曰竊馬牛誘臣妾孔安國云誘偷奴婢旣以哀公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妻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是妻子家之貴者也。云妻子家之貴者案禮記毛卿書大夫正子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妻子家之貴者也。云妻子家之貴者也。詩傳曰建邦能命疆界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是位以材進也云受祿養親者言能孝理其家則受其所稟以雞其親云若能孝理其家則得小大之權心以奉養者案禮記內則稱子事父母婦事舅姑日以助其者之材語

初鳴咸盤漱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問衣燠寒餧蜜以甘  
醴芼羹菽麥黃稻黍梁秫唯所欲棗栗飴蜜  
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此皆奉養事親也天子  
侯繼父而立故言先王先君也大夫惟賢是授居  
之時或有俸祿以逮於親故言其親也注順經文  
當言助其奉養此謂事親生之義也若親以終沒  
謂意不存錄侮謂忽慢其人失謂不得其意小國之臣  
被位卑或簡其禮故云不敢失也鰥寡人中賤弱者劉炫云  
士民卿大夫況妻子者以王者尊貴故況公侯伯子男諸侯  
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明王況國中之卑者以五等皆貴故  
其卑也大夫或事父母也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妻者今況之侯須或之遺言亦所位諸之酒

親之主也親誤君今據正誤改則受其所稟之祿稟本誤稟今據毛本改稱子事父母事誤妻今據閩本監秉粟飴蜜以甘之栗誤粟校勘記云監本毛本作果亦誤間本作栗是也今據閩本改故況列國之貴者大夫之家臣論語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包氏曰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史記世家云孔子由司空爲大司寇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大夫稱家故以原憲爲家采邑之宰也曾子立事之臣且大夫稱家卽篇曰使子猶使臣也又曰忿怒其臣妾此皆謂家臣是治家者之義也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

之三 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懽心則存安其榮沒享

其祭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上敬下

懼存安沒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則災害禍亂無因而起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正

言明王以孝

爲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致如此福應

實錄

然音張利反從夕音陟里反其樂音洛自則致

他皆放此俗作支非

無祭則鬼享

許文

本或作灾

通本享作亨

校勘記

案亨通之享烹飪之烹獻享之享古多作亨然上孝

毛本亦作

理皆得懼心本脫然字孝誤好閭本監本毛本亦作

釋

好石臺本岳本作然上孝理正義同今據此增改釋

文

校勘記

臧氏云則致張利反從夕音陟里反他皆

卷四十一

放此俗作支非葉本久作父周氏春云說文久山危翻音衰又楚危翻音吹前後音注互異致字入此部又案說文久𦥑侈翻讀若𠀤卽釋文所云𦥑里翻也致字不入此部按作久是音𦥑里反則非也則致其樂臧氏按紀孝行章養則致其冠夫然至如此○正義曰此總結天子下各順其教皆治其國家也如此各得懼心親若存亡則安其孝養沒則享其祭祀故得和氣降生感動昭明王孝治天下則諸侯以是足以普天之下和睦太平災害之萌不生禍亂之美端昧不足以起此謂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能致如此之美也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權心者此謂明王諸侯大夫能行孝治皆得其權心也云則存安其榮者釋生則親安之云沒享其祭天下和平以皆由明王孝治之所致也皇侃云天反釋祭則鬼享之也上敬至而起○正義曰此釋

時爲災謂風雨不節地反物爲妖妖卽害物謂水旱  
至福也善則逢殃爲禍臣以下反物爲妖妖卽害物謂水旱  
言化而行王之孝治者案上文有明王諸侯以孝爲理則亂害  
謂天下行和平而應功歸此者言有明王云故致如夫三等諸侯以經下獨明  
孟子曰舜底豫盡事親之義也蓋疏云卽此明王也安爲難安大孝篇曰敬可謂敬者以經下獨明  
謂之定此之謂大孝也安爲難安大孝篇曰敬可謂敬者以經下獨明  
瞽叟底豫而天親之也安爲難安大孝篇曰敬可謂敬者以經下獨明  
追而繼養之繼夫論正法云此明王也安爲難安大孝篇曰敬可謂敬者以經下獨明  
則鬼符潘夫由觀列云此明王也安爲難安大孝篇曰敬可謂敬者以經下獨明  
章之德孝經云享夫然故生與無祭天下卽能也久謂爲可謂敬者以經下獨明  
一

矣讀法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注謂大也義取天子。或漢人獨如此故許氏特借古文以明之不但唐注之古誤經則已昧于說文之

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威儀反  
饑矣不作亂者未之以敬此皆生則反醉  
享之句祭則鬼句享之句此言生則親也子則以親句有孝生則反醉  
禮享安之句此卽孝經維持封建之義也家大人云生則親也子則以親句有孝生則反醉  
鬼矣不作亂者未之以敬此皆生則反醉  
享于子也故喪親章子則以鬼禮享之非親安于子更鬼句有孝生則反醉  
鬼高矣說文高省象孰物形引孝經曰祭則已昧于說文之

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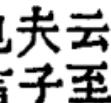
詩云

此大雅  
蕩之什

語篇抑有覺音角德行下孟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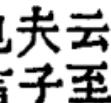


詩云至順之○正義



夫子說昔明王孝

順之○正義



子身有至行之○正義

有德

治之義舉乃引大雅抑篇贊美之也言天子身有至行之○正義

大德行使四方之國皆順而行之○正義

正義曰云覺大也者此依鄭注也故詩箋云有大德

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化是以覺爲大也云義取天子身有至行之○正義

毛本改福謂古之順訓二字每相通借順訓皆从川監本誤作

學訓之本以爲義家大人曰抑詩之順訓二字亦兼訓之○正義

四方其訓之順之亦訓之也是孝經之順訓皆从川監本誤作

舊文而證釋之也若曰烈文常謂無競維人四競上之訓本

二句乃引詩烈文無競維人四竟上之訓本

方其訓之矣果有覺德行必四國訓之也特變訓書  
順耳訓卽順也此詩反覆于訓行之義其九章曰其  
維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此順字亦是訓字之通變與四國順之相同也

孝經義疏補

揚州阮福

孝經注疏卷五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元行冲疏

宋邢昺校

聖治章

正義曰此言曾子聞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問聖人之德更有大於孝否夫子

因而說聖人之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參聞明王

孝理以致和平又問聖人德教更有大於孝不子曰

天地之性人爲貴

注

貴其異於萬物也人之行莫大

於孝

注

孝者德之本也孝莫大於嚴父

注

萬物資始

於乾人倫資父爲天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

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注

謂父爲天雖無

貴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

注

聖從正卦之行

下孟

則周公周公名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注參聞明王

孝理闡誤問今

注

曾子至人也○正義曰夫子前說

據石臺本改

孝治能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言德行之大也將言聖德之廣不過於孝無以發端

故又假曾子之間曰聖人之德更有加於孝乎乎猶

孝言否也夫子承問而釋之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性  
大者莫有孝行也夫子之所生唯人最貴也人之所行者莫有大於尊嚴其父也嚴父而祭也言以父配天而祭之者則文王之子成王之叔父周公是其人也

乾物天可重至物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夫稱貴者是其人也

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是異於萬物也尚書曰殊無貴賤

元萬物資始是也云云人倫資者爲氏者資始於乾者易於萬物也因萬惟異貴祭之於也

與天共戴天非孝戴天是子也鄭元云父左謂父敬也注曰天者殺曲禮云曰大哉萬惟異貴祭之於也

須尊過父共戴天其父是天也人倫資者爲氏者資始於乾者易於萬物也因萬惟異貴祭之於也

謂父爲天傳子之天者殺曲禮云曰大哉萬惟異貴祭之於也

天雖無貴賤者謂崇父左謂嚴天傳子之天者殺曲禮云曰大哉萬惟異貴祭之於也

二聖治章

周公故先張此文言人無限貴賤皆得謂父爲天也云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人也者但以郊父配天徧檢羣經更無殊說按禮記有虞氏尚德而文聖而首行之禮無二尊旣以后稷配天之禮也周公配之五帝人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天之義也亦所以申文王有尊祖之禮也是周公嚴父配天之義也周公據此增徧檢羣經上當有一注字唐公傳注曰校勘記案曰上當作羣校勘記云當作羣周公其人注順經旨故曰始自周公今也周易度云俗作群班固白虎通聖人篇曰聖人何以言文王受命非聖人不能受命文元也周易曰湯武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方孝子能受命惟人性福則命于天也周公其人也下言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經言天地之性可見乎平曰受命于天性可見人與物同受天性惟人爲貴可見人與物同受天性惟人爲貴

有德行行首於孝所以爲貴而物則無之也所以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又云案性字本從心從生先有生字後造性字商周古人造此字時卽以諧聲聲亦意也然則告子生之謂性一言本不爲誤故孟子不驟開之而先以言問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蓋生之謂性一句爲古訓而告子誤解古訓竟無人物善惡之分其意中竟欲以禽獸之生與人之生同論與孝經人爲貴之中大悖是以孟子據其答應之然字而以羽雪至大言人之性不同闢之蓋人性雖有智愚然皆善者也牛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孟子非聞其生之謂性之古說也釋氏視人性太過竟欲歸於寂靜告子視人性不及幾欲儕於蠢動惟詩書孔孟之言得其中人謂此論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最明矣又性命古訓曰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按性與命今分兩事兩字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命卽所以

爲性性卽所以爲命與合符節子思之學傳於孟子所說不謂性不謂命若與曾子言性無異亦與孟子一步不失也福謂孔子作一字講中庸首句是也性命二字互勘講卽孟子不謂性不謂命是也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命卽命也命卽性也率性之率書訓爲帥天下以仁之帥故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臭安佚此人之本性如率亦是率從左傳作帥儀禮觀聘禮射禮古文師皆作率此蓋謂人之性卽味色聲節故曰修道之謂敎卽孝經人爲貴天性以孝爲敎之說也孔曾思孟言性皆實在孝善仁字上起義之說也孔曾思孟言性皆實在孝善仁字上起義所以家大人開李翱復性書爲禪學也至于論語性與天道之性雖同是生命字但此乃又言天之生人有必知之性卽是天道茲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則曰吾夫顏子死則曰吾道窮予西狩獲麟則曰吾道窮

矣蓋孔子不得其位不行其道而知天命乃作春秋之言春秋世亂多不忠不孝人上無以教之下無以效行在孝經是也此卽是君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禮樂焉此乃子思言孔子不得位也中庸疏引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秉受度也大戴記曾子大孝引此經漢書董仲舒傳曰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差粲然有文以上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靈貴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著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注

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圓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  
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  
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是以四海之內各以  
其職來祭○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訓於四海海內  
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  
孝乎○言無大於孝者○祀似音后稷上音後稷官  
周公之始祖也故異其處反昌慮辟后稷也音避本亦  
於朝直遙

反越嘗

遠國

重

直龍

譯

本亦作驛同音亦自故

夫

異字至音亦本今無

夫符

之

音

也

也

反

釋文

稷官名

是也

后稷之稱自應在封部

之

福

案

之

福案釋文

稷官名

是也

后稷之稱自應在封部

之

福

案

稷官之時安得稱后尚書曰汝后稷福

是也

后稷之稱自應在封部

之

家藏宋板列女傳作汝居稷與今文不同其實孔穎

達尙書

正義本言汝居稷官與列女傳合

是尙書云

是也

后稷矣各以其

禮記來祭職誤

穀今據石渠本

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

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有

助字

禮記來祭職誤

穀今據石渠本

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

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有

助字

禮器正義毛本改接勘記案正義本來下有

助字

公羊傳石渠本

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

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有

助字

禮記來祭職誤

穀今據石渠本

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

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有

助字

禮器正義毛本改接勘記案正義本來下有

助字

公羊傳石渠本

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

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有

助字

禮記來祭職誤

穀今據石渠本

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

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有

助字

禮器正義毛本改接勘記案正義本來下有

助字

公羊傳石渠本

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

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有

助字

禮記來祭職誤

穀今據石渠本

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

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有

助字

禮器正義毛本改接勘記案正義本來下有

助字

公羊傳石渠本

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

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有

助字

禮記來祭職誤

穀今據石渠本

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

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有

助字

禮器正義毛本改接勘記案正義本來下有

助字

公羊傳石渠本

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

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有

助字

禮記來祭職誤

穀今據石渠本

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

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有

助字

禮器正義毛本改接勘記案正義本來下有

助字

公羊傳石渠本

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

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有

助字

禮記來祭職誤

穀今據石渠本

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

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有

助字

禮器正義毛本改接勘記案正義本來下有

助字

公羊傳石渠本

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

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有

助字

禮記來祭職誤

穀今據石渠本

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

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有

助字

禮器正義毛本改接勘記案正義本來下有

助字

公羊傳石渠本

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

五年疏後漢書班彪傳下有

助字

芝案正永卷三  
引孝經鄭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南齊書禮志上  
耳又案史記封禪書集解引鄭注曰上帝者天之別  
臧氏按正義曰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  
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  
配之大致本鄭注越嘗此本作嘗今據葉公書  
本改盧氏文弨云越嘗卽越裳又作越常孝乎者平  
正義曰前陳周公以父配天因言配天之事自昔武  
王既崩成王年幼卽位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禮乃  
以始祖后稷配天而祀之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孝乃武  
時乃尊其父文王以配而享之尊父祖以配天崇孝之乃武  
以致敬是以四海之內有土之君各以其職貢孝之乃武  
人首爲尊父配天之禮以極於孝敬之心則夫聖人聖來孝之乃武  
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是言無以加也○后稷至配人

之。正義曰云后稷周之始祖也者按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鳶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兄時好種樹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耕之孫公劉復修其業自后稷至王季十五世而生文王祖機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后稷曾受命作周按毛詩大雅生民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也云郊謂圜丘祀天也者此孔傳文祀祭也祭天謂是后王曾民耕之微姑洗爲羽龠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霽天舞六變則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則天

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又曰郊而迎之是建子之月則與經俱郊祀於天明國丘南郊也云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者按文王世子稱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攝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則郊祀是周公攝政之時也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以公之南祭郊也須人爲主天神乃止故尊始祖以配天神爲客是外至也食之按左氏傳曰凡祀皆饗而郊又云郊祀后稷坐而祈農事也而鄭注禮郊特牲乃引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在未分之前至謂春分之日也夫至者是長短之極迎而郊以而至不以

也明分者晝夜均也分是四時之中啓鑿在建寅之月過至而未及分必於夜短方爲日長則左氏傳應言啓鑿也若以日長有漸郊可預迎則其初長在極短之日故知傳啓鑿之郊是祈農之祭也周有周王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也鄭元以祭帝靈威仰周人禘嚮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禮宜不

實最尊廟本非郊配若依鄭說以帝嘗配蒼龍精也青法天則經應云禘嚮於圓丘是天皆最尊之在祭之

文若帝嘗配天則經應云禘嚮於圓丘是天皆最尊之在祭之

郊祀后稷也天一而已故以所在祭在郊卽圓丘卽郊也郊則謂天不應之尊之在祭之

丘爲壇以象天圓

丘卽郊也郊卽圓丘卽郊也郊則謂天不應之尊之在祭之

也其時中郎馬昭抗章固執當時勅博士張融質之融稱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斥周禮之祀昊天於郊以後稷配無如元說配蒼帝也然則周頌思文后稷元配彼天又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安能復得祀帝魯於圜丘配後稷於蒼帝之禮乎且在周也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說爲長伏以孝爲人行天事地則鄭義已久王義具聖證之論鄭義具於三禮詮證長在周也者按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云明堂知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布政之宮也制禮作樂頌度量而天下大服知諸侯之尊卑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是而政之宮也云

乃尊文王以配之也者五方上帝卽是上帝也謂以文王配五方上帝之神侑坐而食也按鄭注論語云皇皇后帝竝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主五方爲五帝舊說明堂在國之南去王城七里以近爲燭南郊去王城五十里以遠爲嚴五帝卑於昊天所以於配明堂義見於上也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中央黃帝含樞紐鄭元云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中地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中明堂故曰明堂按史記云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卽明堂也明堂起於黃帝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曰世室先儒舊說其制不同按大戴禮記云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元據援神契云明堂上云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也三十六或

戶取象六甲子之爻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  
法地八牖者象八節也四闔者象四方也稱五室者  
要藏季秋謂九月大享靈威仰等五帝以文王配之卽月令  
云堂謂九月大享帝注云徧祭五帝以其上言舉五穀於明  
海宗祀文王至祭也○正義曰云君行嚴配之禮者此言宗祀於  
諸侯各修其職貢方物來助祭也者謂四海之內六服  
諸侯之屬各修其職貢方物也按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服  
諸侯之屬也采服貢物注云絲枲也男服貢祀物鄭云云  
邦甸侯衛駢奔走執豆籩亦是助祭之義丁未六貢云犧辨服

也。成王年幼幼作幼今據毛本改云后稷周之始  
衍文刪馬牛過者馬誤焉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  
上飛鳥以其翼覆鷙之冰誤水今據監本毛本閩本  
改校勘記云監本鷙作藉史記本紀鷙作鷙黎民祖  
饑祖誤阻校勘記案史記周本紀阻饑作始飢段氏  
王裁尚書撰異云今文尚書作祖飢其證有五五帝  
本紀曰黎民始飢一也漢書食貨志曰舜命后稷以  
黎民祖饑二也孟康注漢書曰祖始也古之言阻  
也徐廣史記音義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四也  
毛詩釋文曰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五也今據校  
勘記及尚書撰異改圓鐘爲官鐘誤達今據毛本監  
本或通用鐘爲樂器案開成石經凡樂器鐘量名今經典  
改校勘記引五經文字云鐘樂器鐘量名今經典  
不周公攝政踐阼而治阼誤祚今據監本毛本改無四  
行匹謨主校勘記案公羊傳作匹今據此改辰仰

木帝下脫去以后稷配蒼龍精也。章昭所說解續惟魏太常王肅獨著論廿五字今據儀禮記案語改於禮記其義宗兩具通此。蓋部監氏尤誤增王羲具聖證之論鄭義具於三禮記明堂位昔者多具通此。周公誤爲按禮記明其二端注明堂今據儀禮記明堂誤改按禮記其義尤多具通此。立云今據校勘記案語改以茅蓋屋蓋作公害蓋今據閩本誤改按禮記明堂位昔者多具通此。毛本改校勘記案語改五經石臺亦作公害或相承見閩本誤改按禮記明堂位昔者多具通此。本改校勘記案語改行書訛俗不可施於經傳者今據儀禮記明堂位昔者多具通此。草明皇御注孝經文字又公害或相承見閩本誤改按禮記明堂位昔者多具通此。本改校勘記案語改从廿从盍也。八牖者今據儀禮記明堂位昔者多具通此。蓋从盍也。八牖者今據儀禮記明堂位昔者多具通此。本改校勘記案語改九月西方成九誤六今據儀禮記明堂位昔者多具通此。豆邊豆誤笠今據儀禮記案語易正解本毛本改校勘記案語改且承見閩本誤改按禮記明堂位昔者多具通此。豆記象福作廿本誤改按禮記明堂位昔者多具通此。郊祀宗祀之禮皆無發明惟家大人曰孝經聖於豆記象福作廿本誤改按禮記明堂位昔者多具通此。

治章之大義有二端一則孔子以孝祀屬周公其八  
誥多士也不屬成王也一則宗祀之宗見于召誥  
得其解矣蓋周初要滅忽之不察并清廟維清小步亦  
專調洛邑不屬成王也乃讀者多歎要滅忽之不察并清廟維清小步亦  
誥各叛國也未服者多歎要滅忽之不察并清廟維清小步亦  
命之未服者多歎要滅忽之不察并清廟維清小步亦  
臣若和會國也未服者多歎要滅忽之不察并清廟維清小步亦  
隨時配天之殷禮祀天相王往又鎬京后稷能和武王歸廟維清小步亦  
不敢使武王爲人臣助心所服多歎要滅忽之不察并清廟維清小步亦  
日攻位卽成惟定能在多饗庶天謀又鎬京后稷能和武王歸廟維清小步亦  
基命不王祭可各上就洛侯服于周以無怨夷齊既死亦  
聖而爲郊始幾與上商子文帝曰王不獨齊既死亦  
治章各姓宗定諸帝以後營建新邑於故文王不獨齊既死亦  
三月受祀爲侯以後營建新邑於故文王不獨齊既死亦  
功工召天而諸侯子文王洪大誥治用東受也之殷不洛八  
十成先也但殷受天定士皆后帝監末帝庚寅誥治用東受也之殷不洛八  
也三月望後十時來也

周公來達觀所營之位知殷民肯來攻位遂及  
洛邑明堂各工基受天命于郊以后稷配天也  
是祭洪大誥治勤于見士卽用二牲于郊以  
之後行宗禮洛誥當在宗廟於是周功雖將成  
其使王武禮卽命以功祿而無後患成王成主  
保格文宗助禮公行宗祀之禮於郊卽孝經之  
滅商之成王但二月各工作宗禮卽孝經之郊  
此孔子民共見無疑辭而無後患成王始有成  
以武子所以成王卽命以功祿而無後患成王  
天專祭卽祀上元祀又入太室於洛邑下諸侯  
此武能受命臣我多遼孔子與洛王賓記人皆  
周公其人于郊卽命周公後子于洛王賓記人  
謂堂其亦冬咸祭功心來之周命新於且時

孝祀文王配天始能定命臣我宗多逸也此孝經至  
德要道上下無怨四海來祭之大義也福引經證明  
功迪將其後多方曰爾乃屢迪不靜我惟時其教告公  
之我惟時其戰要因之至于再至于三洛誥曰亦識告  
其有不享福案此諸侯尚未盡服殷士民亦屢叛民  
未和睦上下有怨未行配天之禮之事也家大人曰  
王氏引之讀四方迪亂未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救句  
公功迪將其後句孫氏星衍尚書疏及之而經義述句  
聞不存此條者自因說文引書亦未克救公功爲句  
未敢破之也但宗禮卽宗祀漢人未發此義故許讀句  
師傳如此其實王讀是也此處第一未字指四方亂讀句  
定第二未字指克救宗禮明是兩事故以亦字夾於  
其間公功迪將其後卽克救宗禮也漢讀未可墨守  
矣若以公功屬上則於宗禮外又有公功似非經意  
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

廟史卷之二

周易傳說彙纂

脣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福案此召公先來成位庶殷肯來攻位伏生尙書大傳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卽其事也

詰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召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  
邑牛一羊一豕一詩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與福  
案此乃周公來祭天以后稷配天之事也牛二天與福  
后稷二牲也洛詰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  
乘殷肩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福案此成王因諸侯  
士民反側未定初不敢來洛之事也及天基命定命予乃  
受天命也洛詰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若惟定者  
命曰汝受命雋嗣不視工藏乃汝其悉自敷工王

曰梓宗將禮稱秩元祀福案此成王命周公行宗祀之禮之事也曰功宗曰梓宗將禮曰臣我宗多遜曰于宗祀亦未克收凡此宗字皆明堂之宗祀也讀者皆不察之功者明堂宗祀工之大者詩肅肅謝功申伯之功皆言大工也用衆急事曰攻庶民攻之攻位洛汭是也工力盛大曰功謝功申功宗功作元祀是也詩清廟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洛誥曰乃單文祖德維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祿小毖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又曰未堪家多難我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康誥曰周公初基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多士曰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依服奔走臣我多遜召誥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

天詩大雅文王共七章五十六句禮記明堂位全篇  
福案此皆周公在洛明堂行宗禮諸侯殷士皆來助  
祭以定天命卽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也大約此時惟周公申明天之命文王之德反覆以  
夏殷之事誥治之諸侯殷士始肯服之始能成此大  
禮詩所謂肇禋迄用有成者卽克枚宗禮詞氣宛然  
可見也否則諸侯殷士叛服未定宗祀幾乎不能有  
子成周家更多難無禎矣繹詩書各句情事可見故孔  
追言作洛祭文王于明堂配天之事其情更見矣清而  
廟之多士卽尙書之多士我將之將卽惇宗將禮之  
廟卽肇稱殷禮初基也清廟卽明堂維清卽清  
宗字必非閑字孔傳訓宗禮爲尊禮殊空也若夷曰  
故殷禮陟配天多历年所洛誥曰王肇稱殷禮祀於  
新邑福案此可見配天之禮本於殷禮洛邑新祀實

殷禮也又家大人云詩頌之肇禋及此肇稱之肇皆當卽與兆同兆者壇之營域卽洛郊攻營之位不當專訓爲始猶訪落之落卽洛誥之洛加艸爲落从洛起義義不專於始也周禮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詩生民曰以歸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于郊祀天詩又曰后稷肇祀箋亦云郊祀箋蓋以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爲據也書肇稱殷禮亦言在洛郊爲兆位舉行殷禮此時周公未行周禮故但曰牛二蓋二牛皆守殷禮之遺也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卽皆守殷禮之遺也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卽皆守殷禮之遺也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卽皆守殷禮之遺也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卽皆守殷禮之遺也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卽皆守殷禮之遺也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卽皆守殷禮之遺也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卽皆守殷禮之遺也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卽皆守殷禮之遺也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卽皆守殷禮之遺也

誥後曰文王辟牛一前郊不言辟是武之德自洛皆不可見镐京武王未行配天配上帝之祀其人學者習讀僞武成合此召其德

而不計當年受命之難也尙書大誥序曰周公相成  
王將黜殷微子之命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是殷命之  
黜在成王周公之時殷命未黜周未能言受天永命  
也禮記月令曰季秋大享帝福案此當是周公初祀  
明堂之月也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洛誥曰  
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福案周書奔走臣我凡  
三見此監字亦非閑字家大人云文王世子稱周公  
居攝尙書無攝字而有監字監卽監國之義後儒子  
此峩不省之不知成王命周公監東國洛見于洛誥  
卽多方之臣我監五祀也監五祀卽周公居攝之五  
十年也臣我監卽臣我周公也鄭康成書注戊午蔀五  
十五年甲申爲周公居攝五年作召誥劉歆三統曆  
謂作召誥在居攝七年此不知尙書監五祀經文中  
本有明文鄭氏康成深明歷算定爲五年推算召誥  
名月日悉合然亦未知監五祀卽居攝五年此誠漢中  
以來未發之義也洛誥曰孺子來相宅戊辰王在新

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祿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王曰公定予往已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洛之證此時武受命惟七年福案此成王冬始來洛之證此時內廟成行冬烝祭禮祭畢仍歸鎬命周公後保洛之證此時以上證明家大人說孝經之郊祀卽召誥之用牲于郊孝經之宗祀卽洛誥之宗禮功宗也又家大人从人說曰宗之爲字也乃屋下祭天帝故从宀从人从山倉頡造字之始清事會意已定矣斯謂宗尊也特聲義耳虞書曰至于岱宗岱當絕句宗絕句柴絕句此唐虞以前泰山下本亦有明堂明堂祭禮本名宗之始也虞書曰肆類于上帝卽郊也禋于六宗名宗禮也宗禮以配帝配五帝故曰六非宗禮外別宗也若以至子岱宗爲句則至于南岳曷不曰岱宗禮而祇曰如岱禮明宗字單讀也月令曰祈年如有卽曰宗于

天宗周書世俘解曰憲告天宗此天宗皆指明堂宗  
乃實字若空訓爲尊則天尊爲不辭矣又家大人明  
堂圖說如循說命匠以尺抵丈則可成縮樣又蔡邕  
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  
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  
見九侯反間於日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出入  
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  
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  
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  
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  
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  
四爲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王乃  
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  
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  
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

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  
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  
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  
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  
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皆  
德也卽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  
皆在明堂辟雖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也  
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  
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  
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  
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薦俘馘焉於京  
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辟  
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京也謂之詩  
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梯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  
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周人漢人謂明堂太室辟雝  
太學事通文合之古禮也家大人明堂論云粵惟上  
古水土荒沈檜穴猶在政教升畧宮室未興神農氏  
作始爲帝宮上四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  
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  
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祭先祖則于朝諸侯則于朝  
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饗射獻俘馘則于朝  
天文告朔則于抵且天子寢食恒于此古文之治  
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泊夏商周三代  
治益隆于其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門三朝  
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泊夏商周三代  
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  
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吳天  
上帝則有圜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  
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雝學

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  
事必師古禮不忘本于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  
制藏古帝治法冊典于此或祀五帝布時今朝四方  
諸侯非常典禮乃于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述譬之  
上古衣裳未成始有軺皮椎輪初制惟尙越鹿後世  
聖人采備繪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增大輅  
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  
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尙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  
執其一端以惑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蓋未能融  
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執吾言以  
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福謂洛誥曰承保  
乃文祖受命民乃單文祖德鄭康成書注謂虞文祖  
卽周公之明堂也蓋文祖之名至六年制禮疏引故  
卽周公之明堂二字始周公也曲禮疏云后稷爲天  
地之主文王爲五帝之宗

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

注

親猶愛也膝下謂孩

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

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聖人因嚴以教敬

因親以教愛

注

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

故出以就傅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痛縣衾餽

枕以教愛也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注

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禮則以施政教亦不待嚴

肅而成理也其所因者本也

注

本謂孝也

讀義

膝

辛

反從木入水以養羊尚

父母日嚴

人貴反注同日者實也日日行孝故

黍音七正

無闕也致其樂

音樂同

樂音洛下

親近附近於母自致其樂至

其政不嚴而治

直吏反

不令力

正反

而行

行本今無

本亦作懸西岳本作縣今據岳本改按勘記案當石經宋熙

故親生之膝下

誤作膝今據石臺本唐石經宋熙

寧石刻岳本監本改縣衾篋枕縣作懸筐作塵石經宋熙

本亦作懸西岳本作縣今據岳本改按勘記案當石經宋熙

縣隸書从竹字往往作廿如制節謹度之節石臺日本作臺

本亦作節此箇字亦蒜體也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本作臺

言親愛近於母嚴敬近於父。故親至本也。○正義曰此更廣陳之年教之則明不教則昧。言親愛之心生在其孩幼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則教示比及年長漸嚴。義方以聖人因其日嚴而教之以敬因其知親而教之其愛故聖人因之以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治也。其所因者在於孝也。言本皆因於孝道也。○親猶愛也者嫌以親爲父母。故云子生云。秋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之心生於孩幼之名。按內則云子故云。左氏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猶道者也。春及時故說生云。

謂教以仁義合宜之道也。其教之者按禮記內則子  
年教食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  
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  
數日又曲禮云幼子常視無誑立必正方不傾聽與  
提攜則兩手捧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  
而對注約彼文爲說故曰日加尊嚴言子幼而誨及口  
長之長則能致敬其親也。○聖人至愛也。○正義曰父子  
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記鄭云外傳起其子  
卑學就內親嚴之心教以愛敬之教也。云出以就傳者按禮記上今此引之與子則尊而傳起其子  
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以教敬也者言父之與子於尊而傳起其子  
卷五 聖治章

平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也云抑搔癢痛縣衾篋枕以教愛也者此竝約內則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故注約彼文以爲說文按內則云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澳寒疾癥苛癥而敬抑搔之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社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乃敷之也獨韜也是父母未寢故衾被則縣枕則須臥篋中言子有近父母之道所以教其愛也夫愛以樂記樂則不嚴不教親則忘愛此所以先敬而後愛也舊注取士章之義而分愛敬父母之別此其失也

聖人至理也。正義曰云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者也。聖人謂明王也。聖者通也。稱明王者言在位無不照順天下是也。以行愛敬者則天子能愛親敬親者是也。亦云制禮則以施政教者則德教加於百姓是也。云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者蓋言王化順此而行也。言亦者三才章已有成理之言故云亦也。注本謂至孝義曰此依鄭注也。首章云夫孝德之本也。制先王慎其所養於是以有胎中之教膝下之訓惑人倫正性在蒙幼之中導之斯通壅之斯蔽故乎乎有胎中之教膝下之訓惑人伦正性而曰親焉期之以恭順而曰嚴焉夫親也敬之範則不嚴而達人情者也。故因其親嚴之心教以敬而成为謂其本於先祖治也。不

說文云孩小兒笑也。挾勘記案林云笑也字从竹从笑作笑竹爲樂器五經音義引云古文字

云从竹下大非是案說文口部欠部女部皆作笑今據此改子能食食上食字誤作飲按勘記案飲當作食讀如字下食字音嗣或疑與下食字重遂改爲飲今據此改男唯女愈唯誤佳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九年教之駁日日誤日今據監本毛本改云出以就傳者就誤外今皆監本毛本改鯉趨而過庭下脫日學詩平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廿九字今據正誤增縣衾篋枕衾誤食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以教愛也者愛字下多者字按勘記案注無上者字此衍文今據此刪疾痛苛癢苛作疴今據禮記內則改是嚴多而愛殺也愛誤成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不教親則忘愛教誤和今據正誤改聖人謂明王也王誤正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福案太平御覽六百十卷引春秋說題辭誤注讀至以養父母爲字然則日嚴二句當別爲一句其爲之論語君子務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

人之本與曾子本孝篇曰忠者其孝之本與此卽其所因者本也之本字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

有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父母生子傳體

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謂

父爲君以臨於已恩義之厚莫重於斯

父子之

道古文從此已續音俗相焉本今大焉復扶又何加

下別爲一章

續續也

焉作莫

大焉復反

何加

焉自復字至

釋文技勘記引漢書藝文志作續莫

大焉臣瓊曰孝經云續莫大焉是漢

晉舊本亦作續焉大焉父子至重焉○正義曰此言

焉者此文疑有脫誤

父子恩愛之情是天性自然

焉本今無

焉者此文疑有脫誤

之  
道父以尊嚴臨子子以親愛事父尊卑既陳貴賤斯位則子之事父如臣之事君易稱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又論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父母生已傳體相續此爲大焉言有父之尊同君之恩義之厚此最爲重也○**父子至之義**○正義曰云父子之道天性之常者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則生愛敬之心是常道也云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者言父子相親本於天性慈孝生於自然既能尊嚴於親又有君臣之義故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謂父母爲嚴君也○**父母至於斯**○正義曰按說文云續連也言子繼於父母相連不絕也易稱生生之謂易言後生次於前也此則傳事繫於人君也按禮記文王世子稱昔者周公攝政則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

子君臣之義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言既有天性之恩又有君臣之義

謂

此言父子恩愛之情愛誤親

厚重莫過於此也

謂

今據正誤改同君之敬誤倒

爲同之君敬今據聞本監本毛本改君之於世子也

世誤太今據禮記文王世子改然後兼天下而有之

之下多者字今據文玉世子刪厚重莫過於此也莫

誤其今據聞本監本毛本改福案孝經孔子言性祇

此章二性字喪親章一性字論語孔子言性祇性相

近也一性字共四字而已證以孟子仁之於父子也

其義更爲互明性命古訓最爲明顯毀不滅性性故

即是生更爲明淺蓋性無與義無事繁言空論也古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  
人者謂之悖禮

三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違

此則於德禮爲悖也以順則逆民無則焉

行教以

順人心今自逆之則下無所法則也不在於善而皆

在於凶德

注 善謂身行愛敬也凶謂悖其德禮也雖

得之君子不貴也

注 言悖其德禮雖得志於人上君

子之不貴也

注 故不愛其親古文從此已下別爲一章謂之悖

補對反德若桀其烈

注 紂丈久是也

注 反謂也德誤得今據

石臺本岳本閩

注 之失悖於德禮之事也所謂不愛

本監本毛本改故不至貴也○正義曰此說愛敬

敬其親者是君上不能身行愛敬也而愛他人敬他

人者是教天下行愛敬也君自不行愛敬而使天下

人行是爲悖德悖禮也。唯人君合行政教以順天下  
人心。今則自逆不行。翻使天下之人法行於逆道。故  
人無所法。則斯乃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在謂心  
之所在也。凶謂凶害於德也。如此之君。雖得志於人  
上。則古先哲王聖人君子之所不貴也。  
○正義曰。云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者。此  
依孔傳也。則天子章言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  
百姓。是也。云違此。則於德禮爲悖也。者按禮記大學  
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  
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  
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  
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是知人君若違此。不盡愛  
敬之道。而教天下人行愛敬。是悖逆於德禮也。  
○善謂至禮也。正義曰。云善謂身行愛敬也。者謂身行  
愛敬。乃爲善也。云凶。謂悖其德禮也。者悖猶逆也。言  
逆其德禮。則爲凶也。  
○言悖至貴也。正義曰。云言

悖其德禮者此依魏注也謂人君不行愛敬於其親

鄭注

云悖若桀紂是也云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不貴也者言人君如此是雖得志居臣人之上幸免

篡逐之禍亦聖人君子之所不貴言賤惡之也

精

是知人君若違此不盡愛敬之道違誤達此字下脫

不字今據閩本益本毛本改增云雖得志於人上上

字下多一者字今據校勘記案語刪言人君如此人

君誤君子今據正誤改亦聖人君子之所不貴亦誤

言今據正誤改亦聖人君子之所不貴亦誤

君子則不然下悖於德禮也言思可道行

思可樂注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思可樂而後行

人必悅也德義可尊作事可法注立德行義不違道

正故可尊也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容止可

觀進退可度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進

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度也以臨其民是以其民

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君行六事臨撫其人則下畏

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

政令上正身以率下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政

令行也言中詩書丁仲反下同自若

字至下同本今無行思可樂

如字音津忍中易以鼓退而補過古臥微  
洛注同難進而盡反反

戶教漸也不令力政反下文而伐謂之暴蒲報反自  
反並注並同難進至報

反本而行其政令而行誤行而今據石臺本唐石  
今無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改正行  
思可樂臧氏校釋文及上中字音知鄭注此云行中之  
禮樂樂如字讀音洛二字淺人所加難進而盡中之  
中盧氏文弨云君子至政令○正義曰前說爲君子  
中古與忠通用而爲悖德禮之事此言聖人君子  
則不然也君子者須慎其言行動止舉措思可道而爲  
後言思可樂而後行故德義可以尊崇作業可以爲  
法威容可以觀望進退皆修禮法以此六事君臨其  
民則人畏威而親愛之法則而衆教之故德教以此  
而成政令以此而行也○不悖於德禮也○正義曰  
此依魏注也言君子舉措皆合德禮無悖逆也○思  
可至悅也○正義曰言者心之聲也思者心之慮也  
可者事之合也道謂陳說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  
悅服也禮記中庸稱天下至聖言而民莫不信行而  
民莫不說也○立德至可行也○正義曰云立德行

謂得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者此依孔傳也劉炫云德者於理也義者宜於事也得理在於身宜事見於外謂理得事宜行道守正故能爲人所尊也云制作事動得物宜故可法也者作謂造立也事謂施爲也易業言能作衆物之端爲器用之式造立於已成式於物物得其宜故能使人人法象也○容止至度也○正義曰云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者此依孔傳也容止謂禮容所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容以容爲禮官大夫是也威儀卽儀禮也中庸云威儀三千是也春秋儀言君子有此容止威儀能合規矩按禮記王藻云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鄭云反行也宜圓曲行也宜方正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是合規矩故可觀云進退動靜也者進則動也退則靜也按易乾卦文言曰進退無常非離羣也又艮卦光明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是進退則動靜也云不越禮法則可度也者動靜乖越禮法故可度也○君行至君也○正義曰云君行六事臨撫其人者言君施行六事以臨撫其下人六事即可度已上之事有六也云則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者按左傳北宮文子對衛侯說威儀之事稱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因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吉則而象之也又云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據此與經雖稍殊別大抵皆敘君之威儀也故經引詩云其儀不忒其殊義同也○上正至行也○正義曰云上正身以率下者此依孔傳也論語孔子對季康子曰子率以正孰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正其身之義也云

下順上而法之者言正其身以率下人皆從之  
無不法云則德教成政令行也者言風化當如此也  
君臨其民民誤居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道謂陳說心也  
義也君臨其民民誤居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道謂陳說心也  
謂誤者說誤悅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道謂陳說心也  
書儒據閩本監本毛本改道謂陳說心也  
成誤我林傳容作頌案本監本毛本改道謂陳說心也  
露耳也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目也  
好惡去就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目也  
貌恭則目說矣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說成漢繁  
貌淺薄就善人而違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思可樂詩  
容止可觀此之謂也詩相鳴箋謂止卽孝經容止詩

# 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注淑善也忒差也義取君子

威儀不差爲人法則



詩云

此詩曹風鳴淑人常

反其儀字從不忒他得反



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王

氏才文注引鄭注曰忒差也



臧詩云至不忒○正義

既畢乃引曹風鳴鳩之詩以贊



曰夫子述君子之威德秀王

見先引差儀不差者此依鄭注曰淑善至法則○正義



曰夫子述君子之威德秀王

爲人法則者亦言



穉言性命者稱範之於容貌最近之心最

志雖令尹圓之威儀言性命者欲推之於身心最



有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文子地最

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保大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曰朋友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而歌之可謂愛之文王七年諸侯皆不大朋外詩從之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愛之文王之功天伐崇侯再誦周之而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

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勤  
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成公勤  
十三年曰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之  
天地位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  
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勤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  
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篤  
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  
乎觀此二節其言最爲明顯矣初未嘗求德行言少有浮語  
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境也或左氏之言少有浮語  
試再稽之尙書書言威儀者或左氏之言少有浮語  
兩見鬼鷺在涇一見柏舟一見賓之初筵三百篇中言亂于威儀已見時邁見威儀  
抑威儀三見天生蒸民亦勞止一見瞻仰昊天一見時邁見威儀  
其邦一見思樂泮水一見朋友相攝以威儀已見時邁見威儀

左氏所引此外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威儀抑抑德音  
秩秩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慎  
威儀以近有德則皆同乎北宮文子劉子之說也威儀  
者言行所自出故曰慎爾出詰無不柔嘉淑慎爾  
止不愆于儀此謂謹慎言行柔嘉容色之人卽力威  
儀也是以仲山甫之德則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  
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矣魯侯之德則穆穆敬明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矣成王之德則有孝有德四方  
爲則永永卬卬四方爲紀矣且百行莫大於孝孝不  
可以情貌言也然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靡有不  
孝自求伊祐矣又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矣且力不  
於威儀者可祈天命之福故威儀抑抑爲四方之綱  
者受福無疆也威儀反反者降福簡簡福祿來反也  
此能者養以之福也反是則威儀不類者人之云亡  
矣威儀卒迷者喪亂民資矣且定命卽所以保性卷  
阿之詩言性者三而緇之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四

方爲綱此亦卽亮驚威儀爲四方綱之義也凡此威儀爲德之隅性命所以各正也匪特詩也孔子實式威儀定命之古訓矣故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論語曰君子而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此與詩左傳之大義無豪釐之差孔子之言似未嘗推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地也福謂家大人此說最爲明顯周備實孔子授曾子其儀不忒之義家大人又曰此章兩言政政字論語引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此必從孝友而施卽孔子孝經之所由來猶之詩云此未有不本之詩書者也福又案禮記檀弓曰季孫之學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爲孟子性善所由來孔孟之學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閭人謂君在弗內也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閭人謂君在弗內

已矣餘二本非齊必變食敬。正義曰至事親○正義子曰致猶盡也言爲人忌跋滅氏按跋下當脫踏字。正義曰致猶盡也言爲人子能事其親而稱孝者謂平常居處在家之時當須盡其恭敬若進飲食之時怡顏悅色致親之懽若親之有疾則冠者不憚怒不至詈盡其憂謹之心若親喪亡則攀號毀瘠終其哀情也若卒哀之後當盡其祥練及春秋祭祀又當盡其嚴肅此五者無限貴賤其盡能備者是其能事親也。正義曰平居必盡其敬○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平居謂平常在家孝子則須恭敬也。案禮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至於父義曰此依王注也平居謂平常在家孝子則須恭敬也。案禮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至於父母之所敬進甘脆而後退又祭義曰養可能也敬爲母難皆是盡敬之義也。正義曰就養能致其僕○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言孝子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及進飲食以養父母云皆須盡其敬安之心不然則難以致親之權。正義曰色不至正履○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禮記文王世子云

王季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又下文記古之世子亦朝夕問於內豎其有不能安節世子色憂不滿容此注減憂能二字者以此章通於貴賤雖儻人非其倫亦舉重以明輕之義也辨歸至哀情○正義曰此依鄭注也竝約喪親章文其義具於彼○齊戒至不寐○正義曰此皆說祭祀嚴敬之事也案祭義曰孝子將祭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言將祭必先齊戒沐浴也又云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鄭注云明發不寐謂夜而旦也二八謂父母也言文王之嚴敬祭祀如此也○五者至爲能○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凡爲孝子者須備此五等事也事若闕於一則謂平常居處在家之時當須盡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凡爲孝子者須備此五等事也未未能爲事親也○其恭敬今本無在字之時下多一也字其誤於今據正誤增刪改致親之權權誤孝今據正誤改敬進甘脆而後退進誤道今據石臺本

唐石經宋熙寧石刻岳本閩本監本毛本改言孝子  
冬溫夏清清作清今據閩本毛本改記古之世子記  
誤此今據正誤改其有不安節節誤止今據閩本監  
勘記案作儻是也亦舉重以明輕之義也亦誤以今  
本毛本改雖儻人非其倫儻閩本監本毛本作儻校  
據毛本改其義具於彼具誤與今據正誤改嚴敬之  
事也事誤子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必先齊戒沐浴  
山水名今據此改祭祀如此也祀誤事今據閩本監  
沐誤沐聞本監本毛本作沐校勘記案當作沐沐浴  
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  
毛本改福案論語爲政云生事之以禮孟子云曾子  
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  
晳必有酒肉將徹也若曾子則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  
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  
晳記衛將軍文子篇曾子養曾晳常以皓皓是以曾  
晳眉壽此卽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也漢陸賈新

語慎微篇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周寒溫適輕重  
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  
世亦此義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之爲世子朝於  
王季日三其有不安節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武王不說冠帶而  
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  
養此卽病則致其憂也曾子大孝篇云父母旣沒以  
哀祀之立事篇居哀而觀其貞也本孝篇死則哀以  
莅焉祭則莅之以敬此卽喪則致其哀也禮記祭義  
云祭之日入室儻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  
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儻然必有聞乎其歎息  
之聲又王藻云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  
纍色容顚顚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此卽祭則致  
其嚴也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  
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  
事親者居上不驕

當莊敬以臨下也爲下不亂

注

當恭謹以奉上也在

醜不爭

注

醜衆也爭競也當和順以從衆也居上而

驕則亡

注

驕在醜而爭則兵

注

謂以兵刃

相加三者不除雖日用

注

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注

三

牲太牢也孝以不毀爲先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而不

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

注

在醜

昌九反

爭

注

鬭之爭不忿

芳粉反

爭也好

呼報反

自不忿至

亂則刑罰

音

及其身也

自罰字至身

雖日用三牲之

也本今無

已

卷之三

養

羊尚反後九

不敢惡反

烏路

於人親

而

不敢惡於人

而

親戚氏

按

天

子章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注當

事

親至孝也○正義曰此言居上

而

事親

而

親戚氏

按

天

醜輩之中不可爲驕溢之事爲臣下者不可爲撓亂之事

而

事親

而

親戚氏

按

天

則危亡也爲下須去亂不去則致刑辟在醜輩須去

而

事親

而

親戚氏

按

天

爭不去則兵刃或加於身若三者不除雖復日日能去去在

而

事親

而

親戚氏

按

天

用三牲之養終貽父母之憂猶爲不孝之子也注醜衆釋詁文

而

事親

而

親戚氏

按

天

傳曰師競已甚杜預云競猶爭也故注以競釋爭

而

事親

而

親戚氏

按

天

謂以兵刃相加○正義曰此依常義案左傳齊莊公請自

而

事親

而

親戚氏

按

天

刃於廟是也言處儕衆之中而每事好爭競或有以太

而

事親

而

親戚氏

按

天

三牲至非孝也○正義曰云三牲

而

事親

而

親戚氏

按

天

牢也者三牲牛羊豕也案尚書召誥稱越翼日戊午  
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云用太牢也是謂三  
牲爲太牢也云孝以不毀爲先者則首章不敢毀傷  
也云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者謂上居上而驕爲下而  
亂在醜而爭之三事皆可喪亡其身命也云而不除  
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者言奉養雖優不除  
驕亂及爭競之事使註終貽父母之憂貽誤胎今據  
親常憂固非孝也

閩本

監本毛本改此則刀劍立

之屬刀誤作刃今據左傳注改皆可亡身者亡誤立  
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此則刀劍立

倍又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案倍者背也背近亂矣  
論語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者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曾子立事篇庶人旦思其上  
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禮記曲禮在醜夷不爭此  
卽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之義也又史記孔子  
世家正義引琴操云匡人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

歌音曲甚哀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又案此卽在醜不爭之義亦卽在醜而爭則兵之反也曾子制言下篇不通患而出危邑又云嚮爾寇盜則曾與慮孟子離婁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去寇退者曾子反父云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子謂曾子師也父兄也此亦曾子受孔子在醜不爭之義以盡孝道也論語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敬別乎此卽不驕不亂不爭

敬謹以養父母之義也

## 五刑章



正義曰此章五刑之屬

三千案舜命皋

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以其服有親疏罪有輕重也故以名章以前章有驕亂忿爭之事言此罪惡必及刑辟

禮記服問云服問誤問喪今據禮記改又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

二句誤倒  
今亦改正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五刑謂墨

劓荆宮大辟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要

君者無上

注

君者臣之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

非聖人者無法

注

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

也非孝者無親

注

善事父母爲孝而敢非之是無親

也此大亂之道也

注

言人有上三惡豈惟不孝乃是

大亂之道

篇名

五刑之屬三千

墨

劓荆宮大辟呂刑

劓罰之屬千劓罰

之屬于荆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若和反  
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都有三千

本今無條三千謂劓魚器反截墨刻其額而

之呂刑及周禮竝直作宮宮割男子割勢

婢亦反字或作瞎字本今無割字大辟婢亦反

穿音斬又音

豆盜徒到反盜從次次似延反口液同竊者劓與周禮

注不同

也他皆放此俗作盜者全非

劫居業賊傷人者墨義與周禮男女不與禮交無交

本或

反

卷下同

男女不與禮交無交

字者宮割周禮本無割字內垣音牆本或作廣開人

非

見上宮割注內垣袁牆本或作廣開人

關闥音藥字或作籥作鑰通用字口手殺人者大辟

口口與周禮竝口口同微異

亦與周禮註不同大辟死要一徭君者無上非侮肖

刑自穿字至此本今無

反本今聖人者

已口口字口人行者

一本作非孝行  
行音下孟反

無悔字

今口口口

人行者

校勘記云女子宮閨之宮字或作暗字

盧本瞎作

宮刑與相似今改正臧氏鋪堂云當作膾從肉大辟也

上注三千下云墨劓荆宮大辟此注作剕不作膾傳

證又云與周禮竝同微異攷周禮經作別注引舊本或

作脯此其異也開人關關音藥或作鑰通用葉本或

二字用字下亦空闕盧本補者膾二大字又注文竝同

二字脫同字葉本大辟本今四字空闕已口口字本今

今口口口葉亦空闕盧本作已下十四本字本今

無攷證又云此所補未必確非侮亡肖反盧本肖作

甫與孝治章釋文合人行者盧氏文弨云人上當有

非字而罪莫大於不孝正義曰舊注及謝安袁宏王

校勘記云女子宮閨之宮字或作暗字盧本瞎作  
牲云閨卽閨之變體牲舊譌暗牲者去牛羊之勢也  
慮本作膾大辟云舊脫今補顧氏廣圻云此誤補也  
上注三千下云墨劓荆宮大辟此注作剕不作膾傳  
證又云與周禮竝同微異攷周禮經作別注引舊本或  
作脯此其異也開人關關音藥或作鑰通用葉本或  
二字用字下亦空闕盧本補者膾二大字又注文竝同  
二字脫同字葉本大辟本今四字空闕已口口字本今  
今口口口葉亦空闕盧本作已下十四本字本今  
無攷證又云此所補未必確非侮亡肖反盧本肖作  
甫與孝治章釋文合人行者盧氏文弨云人上當有  
非字而罪莫大於不孝正義曰舊注及謝安袁宏王

七  
卷之五  
刑章

戲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去在三千條外周禮大司徒職一曰不孝之刑釋曰孝經不孝知孝經不孝不在三千者據鄭注孝經言之也與正義所引舊注合鑄堂謂正義子曰至道也。正義所引舊注卽鄭解此其信五刑者言刑名有五也三千者言所犯刑條有三千也所犯雖異其罪乃同故言之屬以包之就此三千條中其不孝之罪尤大故云而罪莫大於不孝也凡爲人子當須遵承聖教以孝事親以忠事君君命宜奉而行之敢要之是無心遵於上也聖人垂範當須法則今乃非之是無心法於聖人也孝者百行之本事親爲先今乃非之是無心愛其親也卉木無誠尚感若仁禽獸無禮尚知戀親況在人體而敢要君不孝也逆亂之道此大焉故曰此大亂之道也因五刑至不孝。正義云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者此依魏注也此五

刑之名皆尙書呂刑文孔安國云刻其頰而涅之曰墨刑頰額也謂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墨一名黥又云截鼻曰劓刖足曰剕釋言云剕刑也男子割勢婦女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於宮使不得出也又云大辟死之刑以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自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以來墨劓荆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肉刑引書傳唐虞以來人幽閉於宮宮刑觸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傳鄭注周禮司刑引書傳唐虞以來決闕梁踰此五刑之名義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傳鄭注周禮司刑引書傳唐虞以來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說者莫過云據呂刑之文也云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云

不孝者案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  
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合  
三千五百至周穆王乃命呂侯入爲司寇令其訓暢  
夏禹贊刑增輕削重依夏之法條有三千則周三千  
之條首自穆王始也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  
千荆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  
百五刑之屬三千言此三千條中罪之大者莫有過  
於不孝也案舊注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  
皆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此失經之意也  
案上章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是不之等  
孝此承上不孝之後而云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是  
因其事而便言之本無在外之意按檀弓云子弑父是  
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既父  
地然後萬物生焉自屯蒙至需訟卽爭訟之始也故  
聖人法雷電以申威刑所興其來遠矣唐虞以上書

傳靡詳舜命皋陶有五刑五刑斯著案風俗通曰皋  
陶謨是虞時造也及周穆王訓夏李悝師魏乃著法  
經六篇而以盜賊爲首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  
違時凡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竝編十惡之條前世  
不忘後世爲式而安宏不孝之罪不列三千之條中  
今不取也因君者至無上也○正義曰此依孔傳也  
按昔語云諸大夫迎悼公公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  
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明凡爲臣下皆  
棄君教命而敢要以從已是無上之心故非孝子  
之行也若歛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晉舅犯及河授  
璧請亡之類是也因聖人至法也○正義曰此依孔  
傳也聖人規模天下法則兆民敢有非毀之者是無  
聖人之法也因善事至親也○正義曰孝爲百行之  
本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親愛之心也因言人至之道  
皆爲不孝乃是罪惡之極故經以大亂結之也

補

尚感君仁仁誤政今據正誤改刻其頸而涙之曰墨  
監本毛本椓作椓案說文作椓去其陰校勘記云  
作剗云刑也今書呂刑作椓尚書撰異作剗鈔云今  
本剗作椓此唐天寶三載衛包所改也孔訓剗爲椓  
陰衛妄爲剗古字椓今字以椓改剗而宋開寶五年  
又改釋文大書剗爲椓矣正義亦遭天寶後改從衛  
包而時有改之未盡者如卷二引鄭本尚書剗則剗  
刺此篇云剗椓人陰是其證也隋開皇之初始除男  
子宮刑按勘記云宋王應麟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  
三年三月除宮刑非始於隋說文椓膝骨也今本椓  
誤曉今據說文改別牘謂斷其膝骨刑誤則今據閻  
本監本毛本改以麗萬民之罪麗誤厲今據校勘記  
案語改條有三千則周三千之條千則周三四字是  
聖釘未刻今據閩本監本毛本補及河授墮壁誤望  
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福案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

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高氏注商湯所制法  
宋王氏因學紀聞注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繁也  
簡可見福案此非繁簡也三百者其綱三千者其目繁也  
但舉大數如言詩三百禮儀三百曲禮三千耳非于  
三子之數一條不多少不必臚湊也說文子出曰突如  
而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蓋謂到子卽倒子  
而不順忽出旣有其事則必處之以刑故曰孝子不孝出  
於父母刑如戮云凡殺所以五刑之罪莫大焉震之如死漢  
爲莽者如書於焚故說文如死如葬如燒殺如震之如死漢  
長子父也惠氏定於作焚掌戮云凡殺所以五刑之罪莫大焉  
依此作刑子也正也不知其所如易母也之云凡殺所以五刑之罪莫大焉  
孝古義引鄭康成曰震之如死漢大焉

得用議貴之辟刑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也家大人云志在春秋爲弑君父者嚴刑法也行在孝經爲事君父者率性道也文言曰非一朝一夕之所由來者漸矣此易教兼春秋孝經言之也

## 廣要道章

正義曰前章明不孝之惡罪之大者

要道以教化之則能變而爲善也首章畧云至德要道之事而未詳悉所以於此中而演之皆云廣也要道施化行而後德彰亦明道德相成所以互爲先也故以名章次五刑之後要道先於至德者謂以後也故以名章名誤右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行而後德彰德誤偏今據正誤改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

言

教人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

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

安上化下也

讀法

莫善於弟

本亦作悌  
同大計反

人行之

下孟

次也樂感人情者也惡

烏路

鄭聲之亂樂也上好

呼報

反禮則民易

以政

使也

讀法

莫善於弟弟作悌今據鄭

字有弟悌二本而陸必以弟爲正如廣要道章廣揚名章經三才章注今皆作弟者因陸云本亦作悌淺

亦入不得擅改也。如開宗明義章注感應章經陸無本  
按論語作悌之言後人悉改爲悌矣。鄭聲之亂樂也。臧氏子曰。  
於禮曰。此夫子述廣要道之義言。君欲教民親  
於君而愛之者莫善於身。自行孝也。君能行孝則  
於君欲教民禮於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自行悌也。  
人君行悌則人效之。皆以禮順從其長。而順之者  
於上民治於下者莫善於行禮。以帥之。注言教至  
於君禮順於長者莫善於身。長者莫善於身。長者  
以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者。子夏詩序云。風也。教也。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  
至聲以風俗移易之教。以化之韋昭曰。人之性繫於大人。大人風

變雅作矣是入樂聲之義也云變隨人心正由君德者詩序又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以斯言之則知樂者本於情性聲者因乎政教政教失則人情壞人情壞則樂聲移是變隨人心也國史明之遂吟以風上也受其風上而明其失乃行禮義以正之教化以美之上政既和人情自治是正由君德也云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者詩序又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尚書益稷篇舜曰予欲聞及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孔安國云在察天下治理同忽忘者皆是因樂而彰也孝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則自生人以來皆有樂性也世本曰伏羲造琴瑟則其樂器漸於伏羲也史籍皆言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六英帝嘗曰五莖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

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則樂之聲節起自黃帝也。明男女長幼之序者此依魏注也。禮記云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是也。云故可以安上化下者釋安上治民是以謂要道神而明之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宏斯教樂記云禮殊事而合敬樂異文而合愛敬愛之極者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以盛德之訓傳於樂聲則然。眾而名教著明蘊乎其樂章乎其禮故相待而成者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乎。此夫子述頤要道之義遺卒脫今據正誤增莫善行禮以帥之帥誤師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隨其趨舍之情欲超誤越今據監本毛本改家殊俗殊誤詩珠趨於本監本毛本改傷人倫之廢傷誤復今據詩珠趨於本監本毛本改

序改舜曰大韶大誤太今據監本毛本改武曰大武誤光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則樂之聲節則誤於極敬誤敬今據禮記云記字脫今據正誤增非禮無以別男女別誤辨今據禮記改樂記云誤制百口樂異人而合愛文誤人同誤合今據禮記樂記改敬愛之斯教敬誤敬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故必由斯人以宏上治民莫善子禮二句以證隆禮有方諸說然則經解此節皆孝經此二句大義也史記主父偃傳亦引此二句矣又樂記云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引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此經安宏法地人無不涵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是教民孝弟禮樂之本義也班固白虎通禮樂篇以此經安宏上治民莫善於禮易俗莫善於樂禮

者敬而已矣。注敬者禮之本也故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兄則弟說敬其君則臣說敬一人而千萬人說注

居上敬下盡得懼心故曰悅也所敬者寡而說者衆

此之謂要道也

意義

則子說

音悅注及盡津忍禮以

下皆同反

事自人行至事此之謂要

因妙反道也

注禮者正道

事此本今無此承上莫善於禮也言禮者敬而已矣謂禮主於敬也又明敬功至廣是要道也其要正以謂天子敬人之父則其子皆悅敬人之兄則其弟皆悅敬人之君則其臣皆悅此皆敬父兄及君一人則其子弟及臣千萬人皆悅故其所敬者寡而悅者衆卽前章所言先王有至德要道者皆此義之謂也注敬者禮之

本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曲禮曰毋不敬是也  
子居上至悅也○正義曰云居上敬下者案尚書五  
子之歌云爲人上者祭何不敬謂居上位須敬其下  
云盡得懼心故曰悅也者言得懼心無所不悅也案  
孝治章云故得萬國百姓及人之懼心是也舊注云  
一人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也者此依孔傳也  
一人指受敬之人則謂子弟臣也夫子弟及臣名何啻千萬  
其悅者則指謂子弟臣也夫子弟及臣名何啻千萬  
萬人者舉謂子弟臣也夫子弟及臣名何啻千萬  
千萬人者則指謂子弟臣也夫子弟及臣名何啻千萬  
其大數也

本毛本改此皆敬父兄敬誤故今據閩本監  
又明敬功至廣又誤入今據閩本監本毛本改此皆  
其大數也

本監本毛本改則其子弟及臣千萬人皆悅千誤

子今據毛本改減氏按正義凡五引舊注其四皆與  
鄭同則此亦鄭注也